

聊斋闲品

大爱无疆

高玉成

近日，微信群里流传着一个视频，只有短短的一分钟，内容显示：佛罗伦萨街头，一个中国小伙子戴着口罩，用黑布将眼睛蒙上，身边立一个纸牌，上写“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不要歧视我们”。

疫情面前，没有哪个人不珍爱生命，不担心病毒的侵害，但当爱的光芒普照良知、温暖人性的时候，人间真情就转化为深切的同情和勇敢的行动。

疫情当前，中国人正在为病患救治和防止疫情扩散进行着最大的努力，付出着最大的牺牲。医院、工厂、街道、村庄，每一处、每个人都动员起来，和疫情做最顽强的斗争。

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饱受了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考验；但中华民族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不管历经怎样的艰难困苦，做出怎样的流血牺牲，都努力赢得最后的胜利。

几年前，我去过佛罗伦萨，那是意大利中部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是欧洲文艺复兴发祥地，有着古老的建筑和美丽的风景。

小年这天，薇薇特意打电话来，说是晚上回家，要一起吃顿饭，慌得冯氏带着一帮厨子厨娘折腾了一天，又派司机去静宜女中接了奕奕，只等薇薇回家就开席。

“你们不知道，就在今天，韩向方被枪毙了。”冯氏和奕奕顷刻间一脸骇然，薇薇喟然道：“二级上将，一省主席，麾下十几万人枪，说跪就跪了，被捉的时候你们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就在咱家隔壁——这叫什么事！人生无常啊！”

百姓记事

最好的等待叫“来日可期”

晓雪

到大门“啪”的一声开了，爸妈竟然一起回来了，爸手里拎着个大袋子。我和小猫都欢呼着迎过去，除了几袋速冻饺子、对联、药品和酒精外，别无其他。

小倪的妈妈是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科的一位医师，爸爸是来自同一家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

孩子的妈妈叫李新华，是我的高中同学。上学时，她是一位学习用功、性情活泼的小姑娘，个头不算高，戴着一副厚底眼镜。

小倪的妈妈叫李新华，是我的高中同学。上学时，她是一位学习用功、性情活泼的小姑娘，个头不算高，戴着一副厚底眼镜。

多小时地铁专门跑到我住的酒店，路上特地买了武汉的九九鸭脖和网红糕点，两位二十余年未曾见面的老同学激动不已，相谈甚欢，聊叙别后之情，像又回到了高中时代。

武汉一面，匆匆而别……不想几个月后就发生了严重的疫情，她不仅身在武汉，而且在医院，这个春节，因为她，我和同学们都额外多了一份牵挂。

瞬间，我被她的讲述逗乐了，疫情形势严峻的日子，这种隔空示爱的方式、这样的幽默表白，让人笑过之后又悄然动容。

我问：“孩子爸爸在一线战斗，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她说：“我们太平凡了！这里的每位医生都这样！”

我又问：“他从来没在微信里记过什么吗？”

她回复：“没有，他是马大哈，也可能太累了。不是在科室就是回宿舍，吃饭送到门口，作为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一直在隔离中……”

当问及她多久没和爱人见面了？李医生回答“快一个月了……”隔着手机屏幕，我分明感受到一位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和殷殷的爱。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我们生活的平静，所幸，有无数像小倪爸爸这样英勇无畏的白衣天使在前方替我们冲锋陷阵、治病救人。

愿疫情早日结束，在前方的卫士们平安回家！



天降子弟兵(国画) 蔡卫星

诗路放歌

戴着口罩的春天

潘新日

今年的春天有些特别 春风都被口罩捂在嘴边 好多野花踮着脚够不着 也只有到了夜里

戴着口罩的春天有点烦 即便外面的蓝天很美 我们只能透过窗子把心递给春天

那时，我们可以 一家人手牵手 沿着河边走一走 当山那边的柳笛响起

庚子抗疫

陈国权

江城鏖战灭毒尘，九域驰援助杏林。 共盼华佗消苦痛，同求仲景解病因。

援江城

张兆清

如画江城暴疫灾，新冠隐影大江哀。 繁华集市人稀少，锦绣乡村路半开。

新书架

《从零开始学书法》：迅速找到学好书法的诀窍

孙星

很多人都强调做事要持之以恒。但是在强调坚持上过度地看重量化，反而忽视了学习真正的内容。

楷书是书法中最难的字体。其实书法入门应该从隶书入门，隶书学起来不仅简单，而且还承前启后。

小小说

人间真情

史留昌

李浩的岳父岳母都住进了医院，李浩的妻子玉娟也只好住到医院伺候爹娘去了。妻子一走，可忙坏了李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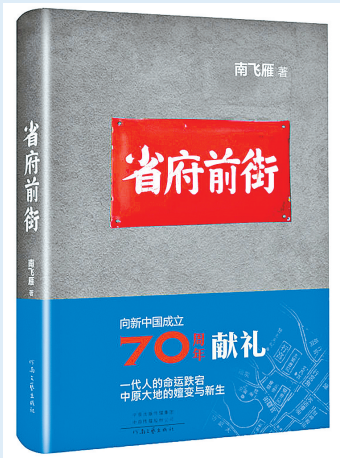
这天刚吃过午饭，李浩正在刷锅洗碗筷，忽听见有人拍门。他想，现在是非常时期，人人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不来往不串门不聚会，谁会来拍门呢？

他抬着头看着李浩，他脖子上还用红线绳挂着一部手机。李浩从未见过这个小男孩，问道，小儿子，你在拍门？

李浩被小宝的几句话感动了。他蹲下身子，抚摸着小宝的头说，小宝，你爸妈是好人，他们很忙。我给你下饺子，羊肉的，你喜欢吗？

郑县失守那天，是民国三十年农历八月十四，第二天就是中秋节。二十二师和日军在祭城交战已有数天，伤亡甚巨。

连载



给长官部发报，仗着一辆摩托没命地跑，二十里的路，几次被日军飞机低空扫射，几乎就交待了。

子弹很快打光，来不及换弹匣，瞥见旁边参谋尸体手里的中正式步枪，刚抓起来，便有一个鬼子骑兵挥刀奔至。

左一右冲来，贻海朝两人中间跑了几步，距离十几米时，骤然变向，朝右边的骑兵猛冲，接近时一个侧身举枪突刺。

敌我八人，一口气活到最后的只有贻海。贻海是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一科科长。